

北京的皇陵与王坟

王德恒 著



北京的皇陵与王坟

王德恒 著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第五十四、秦山丁亥再得书函，其时大旱如春，
春蚕、相思果数株，百尺株丈余，根，本，茎叶繁茂，各
条长二尺一寸有半，乍见秦函下，甚奇。朋友问此，坚执其求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李法明

北京的皇陵与王坟

王德恒 著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西总布胡同6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180千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7-5074-0443-9/K·004

印数：00001—12000 定价：3.50元

北京旅游文化丛书

顾 问	侯仁之
主 编	李佐贤
副主编	王永昌 孙康林
	沙万泉 朱祖希
编 委	吴绪彬 孙志让
	杨 林 曲印宽
	王新国 王桂媛
	王 越 张 虎

目 录

地下，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1)
(一) 地下星空中的星座	
——陵墓的研究和观赏意义.....	(3)
(二) 灵魂，游进了人类社会	
——墓葬的形成和发展.....	(5)
(三) 厚葬时代	
——中国封建社会的陵墓葬制和葬式.....	(8)
山含王气，地走龙蛇.....	(15)
(一) 古燕国的王墓.....	(15)
(二) 汉——黄肠题凑.....	(17)
(三) 北平王和他的墓.....	(23)
金帝陵的风风雨雨.....	(27)
(一) 王气所关的九龙山	
——金帝陵形成的原因.....	(28)
(二) 两兄弟升降无定	
——金熙宗思陵和海陵王墓.....	(36)
(三) 一代雄杰	
——记睿陵、景陵、兴陵和金兀术.....	(40)
(四) 儒雅风流的父与子	
——裕陵和道陵说略.....	(47)
(五) 完颜宗室的男男女女	

——记坤厚陵、诸王兆域和大长公主	(51)
(六) 金陵的盛与衰	(61)
(七) 金陵的范围和布局	(71)
明十三陵	(77)
(一) 北迁都城先选茔	
——十三陵陵址的选定和长陵	(78)
(二) “仁宣之治”的证明	
——献陵和景陵	(84)
(三) 手足相残营二陵	
——裕陵和景泰陵	(88)
(四) 危乎哉，太子	
——茂陵和泰陵	(94)
(五) “豹房儿”与“金丹鬼”	
——康陵与永陵	(97)
(六) 九莲菩萨和大宴生圹的皇帝	
——昭陵和定陵	(102)
(七) 末世之陵	
——庆陵、德陵和思陵	(106)
(八) 神秘的地下宫殿	(111)
(九) 十三陵的营建	
——木、土、砖、石	(118)
(十) 十三陵的布局	(122)
清东陵	(128)
(一) 少年天子	
——记孝陵和孝东陵	(128)
(二) 巾帼雄杰	
——孝庄文皇后和昭西陵	(146)

(三) 康熙大帝	
——记景陵和景妃园寝	(155)
(四) 十全老人	
——裕陵纵横谈	(164)
(五) 两宫太后	
——记定陵、定东陵和定妃园寝	(181)
(六) “中兴名主”	
——记惠陵及惠妃园寝	(195)
清西陵	
(一) 金头皇帝	
——西陵陵址的选定和泰陵	(202)
(二) 名为守成，实则平庸	
——昌陵漫话	(215)
(三) 名为俭，实则靡费无度	
——道光帝的慕陵	(221)
(四) 他曾有过轰轰烈烈的一百天	
——光绪帝的崇陵和崇妃园寝	(233)
附表	
后记	
	(249)
	(252)

地下，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古人评北京时，说她“负山带海，龙蟠虎踞”。自“武王克殷反商，封召公于燕”，北京开始作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对全国发生影响。自女真族创建的金王朝始，北京便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记载评述北京的风光名胜、街道胡同、民俗俚语的书自元代《析津志》起，历代都有。近年来用现代观点、方法以现代语言研究介绍北京的书籍文章更是形成一股热，为现代北京增色不少。

在数量众多论述和介绍北京的书籍文章中，大多数都会提到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和北京近郊的七王坟、八王坟、九王坟。这几乎是到过或没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的事情。确实，北京的皇陵和王坟正以它特殊的历史地位，优美的风光环境，极具魅力的研究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吸引着各界人士。

拨开掩在皇陵和王墓上空的历史烟云，探索这古人留给我们的宝库，找出它所蕴含的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乃至政治经济的内涵，这不单有益于旅游者的欣赏和游玩，而且能给现代人带来某种启迪，使这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的叙说不至沉闷，让读者朋友能和我们同样对此津津乐道。

北京皇陵和王墓的历史遗迹最迟也始于三千年前，即前

面所说的“武王克殷封召公于燕”之日起。当时，周天子自称为王，不像后来的天子自称为帝，所以封宗室兄弟为“公”、“侯”，也就是后来的“王”，到了春秋战国时，召公的后代就是自称为“燕王”的。

从那时起，汉代北京有王，自然也就有了王墓。东汉以后，北京还曾产生数“帝”。到了金代，北京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都城，这时，北京出现了第一片皇帝陵墓群——位于西郊大房山脚下的金帝陵。

元代在北京虽曾建都，但其皇帝的陵寝却没有葬在北京，都葬在外蒙的起辇谷。明、清两代的帝陵作为现存最大、最宏伟的陵墓群而为世人瞩目。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北京：

周——战国 有王墓。

汉 有王墓。

南北朝，隋唐 不详，唯史思明墓被发掘出来，极有意义。

辽 有帝（？）或王墓。

金 有帝陵、王墓（诸王兆域）。

明 有帝陵、王墓。

清 有帝陵、王墓（虽然按目前的行政区划分清东、西二陵是在河北省，而在当时都是北京的范围，何况现在的东、西陵也是北京的延伸，是北京向外延伸的主要旅游点）。

周、汉、金、明、清的帝陵和王墓在北京的线索很清楚，遗存丰富，我们便以此为经，到历史的纵深处游览一番。

(一) 地下星空中的星座

——陵墓的研究和观赏意义

有人作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无数的地下文物像天上的星空那样明亮璀璨、令人神往、引人注目。有一本题为《地下星空》的书就是专门介绍文物的。

如果把地下埋藏的无数文物比作地下星空，那么，一座座皇帝陵和王墓就是星空中的星座。因为皇陵和王墓中埋藏的文物最多，最集中，最丰富，最有代表性也最珍贵。循着陵墓递进衍变的轨迹找寻，就能发现一幅幅已逝历史的生动画面。

坟墓基本是人类生命的最后归宿，是埋葬死者的地方。在较早的原始社会中，人死了不但不埋葬，而且还要把尸体掩藏在洞穴中，以备食物来源断绝后用来食用。就是到了旧石器晚期，人死了也是随便弃置或草草掩埋，真够不上“葬”这个字义。

历史之灵把人类从蒙昧中引导出来，人类有了灵魂观念，从宗教观念产生时起，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一件大事，并进而形成一种制度，在后期的封建社会中，越发展越严密。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主要的文物古迹，就是通过坟墓这种形式保存下来的，像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古埃及法老的陵墓。著名的古印度桑奇大塔是公元前三世纪的陵墓建筑，成为后来金刚宝座塔的鼻祖。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中部日惹城的婆罗浮屠大塔也是陵寝建筑。

中国是墓葬制度最周密的国家，留下的坟墓遗迹也最

多，青山绿野，林壑沟崖，土阜石岗几乎到处都有发现。据罗哲文和罗杨所著《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一书所载，单是皇陵区，自秦始皇以下就有18处，由此可见陵墓作为一种历史文物遗产是何等丰富了。

陵墓作为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如前所说，封建社会中乃至后来建的塔都是从陵墓发展衍变来的。陵墓建筑也是研究古代建筑最重要的实物例证。尤其是墓中的随葬品，不但能揭示那个历史时期生产的发展水平，亦能看出那个时期的经济生活、艺术创造、科学技术的水平。我们知道，通过文物来研究、认识历史是最科学、最准确的，而文物又主要是从墓葬中获得的。墓葬制度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

顺着墓葬的线索追溯历史，“墓葬”在它出现和兴盛时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在中国这个敬祖畏祖的传统社会里，墓葬及附属的殿宇成为传统文化的交汇处和表现地。首先，祭陵是各朝各代的大典，主祭或祭文执笔人，都要用尽才思，把祭文写成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对文学语言的发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其次，祭祀中的礼仪制度对明辨血统关系，形成利益集团，甚至对民族和国家都极具深意。第三，中国帝陵又是集天下能工巧匠之力所造成，代表当时的最先进的技术发展水平。第四，帝陵和王墓又集中了天下最名贵的艺术品与墓葬，许多墓主在下葬时都是把自己最心爱最珍贵的物品带进坟穴，所以它们能代表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有人说，陵墓浓缩凝集了历史文化的精髓，此话一点也不为过。

由于陵墓是以凝固的空间结构表示了一个阶段的历史，所以它成为现代和历史之间的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我们能够认识历史，能够学到丰富的知识，正像我们是通过星座

来认识星空一样。

(二) 灵魂，游进了人类社会

——墓葬的形成和发展

很久很久以前，不知是哪个原始人，向他的同伴描述了自己的梦境，引起了大家的同感。他们似乎发现，在人的自身真实存在之外，或者在这真实的体内，有个寓于人身并能主宰人体的奇妙东西，我们现在称呼这种东西为“灵魂”，当时人们怎样为它命名，我们不得而知。总之，灵魂观念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按这种观念，人虽然死了，身躯不会动了，但“魂”却是不死的，它还活着，不过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自从佛教传入中土后，人们更是认为灵魂还能返回复生。特别是祖宗的灵魂，还具有相当的法力，能够庇佑和保护他的子孙。而子孙们似乎也希望自己已逝的亲人在另一个世界过得更好。为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开始由简到繁，逐步创造和丰富了一整套祭祀礼拜制度和埋葬制度。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为这个过程留下了记录。

17000年前，山顶洞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他们的居所分为上洞和下洞。从发掘情况看，下洞就是他们埋葬死者的地方。每当死去一个人，就葬入下洞。生者在死者身上撒布赤铁矿粉，并以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兽牙随葬。这是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最早的坟墓。在这个时期已经产生了灵魂的观念，无论是赤铁矿还是随葬品，都是为“灵魂”的使用而准备的。

到了新石器时代，如仰韶文化的墓葬，就有鲜明的规律性可循了。那时实行的是一种“公墓制度”，一个大家族都埋葬在一块墓地，死者的头都是一个朝向，这反映了他们氏族血缘关系的牢固性，反映了他们幻想本氏族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能够团聚，过同样的氏族生活。甚至连二次迁葬都是“集体行动”。这时的墓葬尽管有随葬品，但数量很少，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当单个的或单个家庭的墓葬出现时，说明氏族社会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将要解体了。

在距今6000年前，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和单人的墓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山东泰安的大汶口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大汶口发掘的有随葬品的墓，每一个坟墓都自成一个单元，有男女合葬，老少合葬，每座墓的随葬品的数量和品种都有很大差异。

在大汶口编号62墓里只有獐牙一枚作为随葬品；而编号13墓中竟有随葬品40多件，包括猪头14个，大型象牙器3件，陶器中有成套的鬶、盉、尊。更引人注意的是，这是一座男女合葬墓，男左女右，墓中的男性身佩一对象牙琮，还有石铲、骨镖和骨匕，而女性手中仅握有象牙。

出现男女合葬墓，是一个大的变化，从此氏族公共墓地的历史结束了。而出现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合葬方式，更是一个大变化。个体家庭在历史长河中张开帆，正如恩格斯所说：“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大汶口1号墓女性的从属地位更加明显。在这座墓里，男性遗体被安葬在墓穴正中，左侧放有陶器、骨器等40多件。而女性遗体偏居于正穴右侧的小长方坑中，仅有一个

小玉管和一对龟甲随葬。

从墓葬中也能看出女性的“历史性失败”。

最值得介绍的是大汶口10号墓。这座墓墓穴宏大，长4.2米，宽3.2米，木椁长3米，宽1.2米。木椁内又挖一小坑，安放死者的遗体。发掘时，见遗体周身覆有一层厚约2厘米的灰烬物，这显然是死者的衣着，将近6000年后还存有2厘米的灰烬，可见入葬时死者穿的衣服有多么多。死者的头部佩戴着三串用大理石和松绿石制成的串饰，左腕戴一绿色玉臂环，腰间佩一把碧玉铲，现在看去还光洁鉴影。身两侧，各有大小、纹饰、形制相同的彩陶背壶和单把杯各一件，头的上方放置一组小型精致的白陶和黑陶器皿，还有两件象牙刻的花筒。木椁随葬着大量陶器，并有猪头两个，鳄鱼鳞板84块。随葬的80余件陶器中，有洁净的白陶25件，大多数是酒器，有背壶、瓶、鬶、盉、杯等。

我们可以想象死者生前头戴庄严的串饰，臂戴名贵的玉环，手执碧玉铲，身着华丽衣衫，使用着精美器物的王者的形象。确实，死者生前如果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聚敛这么多的财物，营建这么大的墓穴的。那么，这个死者很可能是一位部落酋长或民族首领，也就是最初的帝或王。大汶口10号墓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后来的帝陵和王墓的雏形。

山顶洞人在死者身上撒赤铁矿粉，表明他们已有了灵魂观念，但仍是无规则地埋葬死者，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标志。

仰韶文化死者头向同一方向的公墓制度，是新石器时代女权制的标志。

大汶口文化出现了单体墓葬，特别是出现了男主女从的合葬墓，证明了父权制的开始，氏族制度的瓦解和个体家庭

的出现。从此也开始了帝陵和王墓的历史。

墓葬每一次显著的变化，都表明了历史时代的一次更新。墓葬这一星座，总是闪耀着熠熠的历史光彩。

(三) 厚 葬 时 代

——中国封建社会的陵墓葬制和葬式

大汶口出现了个体家庭的墓，夫妻合葬墓，与此相去不远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也发现了相同的墓葬。

我们把大汶口10号墓作为帝王陵墓的雏形和发端时代，同时，也就是说帝王陵墓的厚葬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厚葬从地下（殉人，随葬品的丰富）发展到了地上，即是从葬于地下而地面不留标志，到起坟头，筑宝顶，建宝城。

《礼记》上载有一段孔子寻找他父母之墓的故事。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孔子长大成人后，想要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地所在。后来经过许多的乡亲故里亲人们的回忆，费了很大功夫才找到。孔子认为，为了保证子孙祭祀祖宗这一重要的礼法得以进行，有必要在墓上培土垒坟。孔子祭祀完父亲后，便在父亲的坟上培土垒坟，作为标记，以便下次再来时便于寻找。

许多人把这个故事作为封土垒坟的起源，不无其道理，因为从这个时代起，中国有了封土垒坟之制。而在这之前是很难找到封土坟丘的遗迹的。

在北京琉璃河的商周遗址，发掘了上百座墓葬，不论是贵为诸侯王还是一般平民，都没有地面起坟的迹象。

河南安阳的殷墟，曾是近三百年的殷都，殷朝帝王都是奢侈之徒，厅堂住所和墓葬都极其富丽豪华，但他们的王陵在地面上却很难看出来。著名的“妇好”墓曾发现有稍大于墓口的房基，另一座大司农墓上也发现了房基，但这并不是坟头的遗迹，而是后来所修建的祭祀遗址。当然这建筑遗址就是后来帝王陵墓享殿、碑亭的雏形。

“墓”这个字在古代文献里和“没”字相同。什么意思呢？就是埋在地下就没了，和后来的“歿”字也同义。《礼记·檀弓》言：“古也，墓而不坟。”注解说：“凡墓而无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周易·系辞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这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标志的，埋葬时间也无记载。考古发掘中也确实没发现过封土为坟的早期墓葬。大约到了春秋时代，也就是孔子时代，墓上才开始有了坟头。到了战国，坟头的封土就很大了，形状有如山丘，以至于后来有人把墓称为“丘”。如著名的赵武灵王的“赵邱”，燕昭王的“昭邱”。燕国名将乐毅死后葬于北京良乡，也封丘起坟若一座小山一样。另如河北省平山中山王墓和河北省辉县固围村的魏国墓地，封丘都很高大，现存封土还有10多米高。

氏族社会后期开始萌芽的厚葬之风，到奴隶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商代王陵，其厚葬便到了惊人的地步。

安阳的商王陵墓，有“亞”字形墓和“中”字形墓。安阳侯家庄一座“亞”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下。墓内用木材筑成椁室，以木棺盛放尸体，墓主只有一人，其余是殉葬的

奴隶妾婢。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可惜大多数商王陵墓都被盗过，迄今还未发现一座完整的、未被破坏、未被盗过的商王陵。前面提到的妇好墓是保存完整的，但妇好不是商王，而是商王的王后，她的随葬品有各种青铜器460余件，玉石器750余件，骨角器560余件，还有海贝7000枚左右。王后尚且如此，“王”就可想而知了。商王陵不但随葬器物，而且还大量的殉人。现发掘出的商王陵墓（包括贵族墓）殉葬者少则数十人，多的达一二百人。还有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就是杀活人祭祀。

商王墓上不起丘，但都修建了很有规模的祭祀殿堂，和后来的享堂、享殿具有同样性质。

西周王陵承袭了商代遗风，虽然没有发现“亞”字形墓，但“中”字形墓则发现了很多，只可惜到现在未发现一座周天子的王陵，不过诸侯墓却多有发现。周尚“礼制”，葬制有很严格的规定，如对殉葬的鼎和簋就有规定：

天子·九鼎配八簋

诸侯·七鼎配六簋

大夫·五鼎配四簋

士·三鼎或一鼎

东周礼崩乐坏，诸侯强如天子，诸侯也可以用九鼎陪葬。

考古发掘的实物和上述记载是一致的。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分别出现了七、五、三、一鼎的墓葬，墓的规模也依次减小。虢太子的墓中殉葬的是七鼎。诸侯墓的随葬品越来越奢华，如虢太子墓便殉有车10辆，马20匹。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有升鼎9件，簋8件，最出名的是随葬了一套64件编钟一架，编磬一架等32套。这套随葬品的出土轰动了世界，引起了世界考古界、音乐界以及其它各界的广泛注